三國志

二



徐邈傳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

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
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
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
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
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
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
校尉至値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
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
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
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

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僚

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
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
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
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
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
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
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質前朝歷事四世出統
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
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
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遊

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

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
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傳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
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
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
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
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
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
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胡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賣反眦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

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陵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陵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陵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啟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

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荆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内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内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户謚曰貞侯子

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弈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絜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傳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
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
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
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子爲子之道莫大
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
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
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
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

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

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

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
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
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
人惡其盖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
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
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
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
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
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

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誡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誡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誡自相違伐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

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没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烱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与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

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顧兒子爲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爲誡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交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誡子也以首陽爲拙柳下爲工寄言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

内敵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昭先名㪍别傳曰㪍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性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声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㪍八歲喪母號泣不絶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㪍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㪍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㪍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㪍㪍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㪍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㪍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

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瑕爲人淳粹凱弟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瑕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録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群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

齒勿拘貴賤鄉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大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大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

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
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
禄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絶侈靡
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反
民於樸詔書襃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
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
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
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
達官之長而揔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
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

可乘釁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𧰼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𧰼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𧰼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

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儁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

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真素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巳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傳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

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
也淩猶不遺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
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
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
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
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
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
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
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
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

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
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
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
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
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
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
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
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
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吴寇爲政清嚴有威
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吴嘗大發

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
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
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
已死而權年老内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
懼内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
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
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
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
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荆州
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吴基别襲步

恊於夷陵恊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

沚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其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必可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

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
崔賛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
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
樂亭侯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
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
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
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臨
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
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
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

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

有彊寇内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懸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䟽求分户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吴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䟽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揺蕩景

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
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
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
二十六軍文王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
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輙拒擊破之壽春
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
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
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
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
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

恪乗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

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内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内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宜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

司馬彪戰畧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

指後由等竟不降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吴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吴鄧生幷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坦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吴重兵昧利壽春身殁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勑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

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熈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内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産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彦士矣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王淩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長（魏畧曰淩爲長遇事髠刑五歲當道埽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

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
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
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
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
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
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
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
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
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
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

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淩甥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淩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旣誅曹爽進淩爲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漢晉春秋曰淩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淩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

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名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以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魏畧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淩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畧曰淩聞東平民浩詳知星

呼問詳詳疑淩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三年春吳賊塞涂水淩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

魏畧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間命驚愕五内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効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横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須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覘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于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遂薨宣

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畧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反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幷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朝議

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進弘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魏末傳曰淩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卬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毌丘儉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

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咽喉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効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録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爲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爲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

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
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荆州刺史青龍中帝
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渡遼
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
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九都
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
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
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
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

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軍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案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

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
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
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
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
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
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大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
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
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

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二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臣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

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若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群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

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位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
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
允當爲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
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
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杖充聚本營天
下所聞人懷憤怨謗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
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
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
一旦舉事發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
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優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
即受漢禪開國承家循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
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
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
爲効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滌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
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
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
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
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
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舊
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

友鴆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軌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

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名鴦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隊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

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鎮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謂痛心柰何柰何公侯持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相怨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克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根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忿

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毋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
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
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毋丘鎮東舉
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埽除姦逆企踵西望
不得声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
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
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
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
不忍為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
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
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謂
小人為誤諸軍便尒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
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
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
復走狼狽躓閡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
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
亦大國之所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
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
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
爲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肖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

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尒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同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逞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毋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爲人也及儉起兵問甸所在云不來無能爲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　習鑿齒曰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不愧也

欽亡入

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偶都自知無路司馬師謟天作逆發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僭儞在三之義期於斃什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慺慺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慭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与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礼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爲淮南牙門將轉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

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毋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

長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在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毌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

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
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
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
南乃復以爲鎭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
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
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
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
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毌丘儉累見
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

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吴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遅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

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晏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黃

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

又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

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共率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吴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

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
赴之衆不為用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
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
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
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
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
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
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
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

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吴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吴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

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

建椎牛禱塞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拜洛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幷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基語在基傳鴦一名俶晉諸公贊曰俶後爲將軍破凉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俶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俶因誅楊駿誣俶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謝每見高山大澤輙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世語曰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

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漑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

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

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

以單于在内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

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宗大
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
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
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
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
毅皆見任時君主没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
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
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
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

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吴吴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

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
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
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
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
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
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
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須

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鎭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户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户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

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

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
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
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
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
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
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
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

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
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
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
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
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
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
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畧綏
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輙依鄧禹故事承
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
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

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

足比勳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數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威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稟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

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
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
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
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
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
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
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
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
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

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以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

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真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爲監 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

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
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
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
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
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絶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
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
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
剛急輕犯雅俗不能恊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
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
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爲區種身被烏

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
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
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
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
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
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
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
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
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
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搆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

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弁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

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代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

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駃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鍾會傳

鍾會字士秀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无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

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臣松之案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王所能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

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　臣松之以爲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仕景王爲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

東武亭侯邑三百户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户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罷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

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徑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
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
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
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
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
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
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能免
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粹
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
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
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
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
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
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
有七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
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
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
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車
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

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
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煇儀留建業與其家
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
會建策密爲煇儀作書使煇儀所親信齎入城
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
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
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
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
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
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

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
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
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
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
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
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
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
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
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勑青徐兖豫荆揚諸州
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

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
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
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
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
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
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
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
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
將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
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

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
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
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
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
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
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
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
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
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

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
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
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
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
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
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
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
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
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

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吏背違棄同即異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
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幷兵一向而巴
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
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
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
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
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

皆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擧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

石硜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沖廷尉荀綽兗州記曰沖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兗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

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
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
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
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
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
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
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靚將軍
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
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取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
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

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閻等令分兵據勢
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
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
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
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
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
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
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
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
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輙奉

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

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

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列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列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苦洽反）拜為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

騎督以上會猶豫未决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旣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

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攸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鵜鶘特年十八旣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要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逡辿勑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鬭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

之罪而絶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
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啓司
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漢晉
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荅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
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
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
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
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
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
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

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

可復疑鄉邪貫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以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

會常論易無玄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

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与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

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躰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荅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胷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畧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无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无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

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計不自知越之

過是目
論也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